

镇海革命故事集

(一)



宁波市镇海区新四军研究会
中共镇海区委党史研究室

镇海革命故事集

(一)

宁波市镇海区新四军研究会
中共镇海区委党史研究室

镇海革命故事集(一)

宁波市镇海区新四军研究会
中共镇海区委党史研究室

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出版

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75 印张 字数:148 千字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浙内图准字(98)第184号

《镇海革命故事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剑波

主 任：李 平

委 员：李 平 王 明 范惠法 周永章

陈柏青 朱长根 葛子和 吕明干

严水孚

主 编：朱长根

副主编：葛子和 吕明干 严水孚

序

镇海，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镇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了镇海全境。新中国建立至今，又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镇海许多优秀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人民的幸福和共产主义事业，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革命先烈和先辈们谱写的一曲曲英勇壮烈的战歌和他们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勇往直前，去夺取新的胜利。

镇海新四军研究会和中共镇海区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辑的《镇海革命故事集》，现已出版面世。它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期间，主要发生在镇海大地上的革命事迹。也收录了两篇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国民党爱国将士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记载。这些革命故事，有老同志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也有党史工作者依据多年来征集研究的史料

编写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镇海革命斗争的历程，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本很好的乡土教材。为此，我高兴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在今天日益改善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中，不要忘记过去我国“落后挨打”的教训，要学习故事集中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勇敢向前，无私奉献的精神，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新镇海作出贡献。



1998年12月9日

目 录

1. 鲜血染红革命花.....	(1)
2. 一只金铃铛.....	(8)
3. 突围.....	(14)
4. “七一七”镇海战役.....	(23)
5. 噗血招宝山.....	(28)
6. “丧船”乔装过哨卡.....	(37)
7. 十七朵小红花.....	(42)
8. 交交关关，千千万万.....	(47)
9. 夜袭陈家湾.....	(55)
10. 奇袭洪桥	(60)
11. 马家桥歼灭战	(67)
12. 一位难忘的船老大	(71)
13. 三北地区大破袭之一夜	(75)
14. 活捉洪碧	(78)
15. 难忘的一次战斗	(81)
16. 军民围攻掌起伪据点	(85)
17. 北撤渡海记	(94)

18. 两支短枪.....	(106)
19. 墓湖缴枪.....	(112)
20. 石柱寺突围.....	(118)
21. 大碶警察所缴枪.....	(129)
22. 庙桥镇伏击记.....	(134)
23. 孤岛百日.....	(138)
24. “燎原”学习和白区招生.....	(147)
25. 黎明前 ——迎接镇海城区的解放.....	(156)
26. 坚守温州城.....	(161)
27. 她牺牲在台湾.....	(167)
28. 红日照镇海 ——解放镇海时的几则小故事.....	(180)
29. 支前粮站.....	(187)
30. 江利轮上七十多条性命.....	(198)
31. 大榭岛上的尖刀班.....	(200)
32. 时间就是命令.....	(209)
33. 末日审判.....	(216)
34. 镇海军民剿匪记.....	(229)
封面：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石雕头像“呐喊”	

鲜血染红革命花

1927年6月23日午后，天阴沉沉的，宁波小校场内人头攒动，窃窃私语声不绝。“听说要枪毙一个女共产党，就是她呀？”“嗳，你还不知道，她就是镇海新仓小学胡校长呀。”“校长咋会犯法？”……

刑场上一个20多岁，中等身材，眉目清秀的女青年坚贞不屈地站立着，神情坦然。“姐姐！姐姐！”一个瘦小的女孩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抱住她的大腿，号啕大哭。围观的人群无不为之动容，都低下了头，暗暗垂泪。“小英，别怕！”姐姐艰难地俯下身，想对稚弱的小妹说上几句。可身后的敌人一把拖开她们，狠狠地踢了她一脚，喝道“跪下！”她又倏地直起了身，眼里喷着火花，逼视着敌人。刽子手心虚了，握枪的手开始抖动，“砰”的一声，罪恶的子弹终于迸发了，一枪，二枪，三枪……“姐姐”、“打倒蒋介石”，凄厉的哭喊和英勇的高呼声交织着，划破沉闷的天空，久久回响在空旷的刑场。

她就是中共镇海县第一个党组织——镇海独立支部书记，县立一小（后曾名新仓小学，即今镇海区实验小

学)校长胡焦琴,牺牲时年仅 25 周岁。小妹妹胡焦英也在她牺牲后不到一个月,惊恐、悲伤过度而死去。她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生前的誓言:“革命之花,总要烈士之血染红的。”

胡焦琴,浙江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毕业,拒绝了许多富家子弟的求婚,一心一意走上了为民众谋幸福的革命路。1924 年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进步的胡焦琴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并被选为国民党镇海县党部执委兼妇女部长。其间,她领导了著名的坤和草帽厂女工大罢工。

坤和草帽厂是大资本家傅筱庵开办的,由他亲戚主管。雇佣的全是女工,工资极其低廉。没日没夜地干,一天最多也只有一角二分钱,只够买一升半大米。胡焦琴常去那里看望她们。和她相熟了,几个胆大的女工就向她诉起老板的狠心。胡焦琴趁机提出,“一人说话没分量,姐妹们团结起来,组成工会,大家一齐向老板提要求,看他敢不答应!”“是呀。人心齐,泰山移。我们一起去说理,老板也不好这么欺负我们了。”女工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在胡焦琴的鼓动下,坤和草帽厂工会成立了。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厂方提出加薪。

“什么!你们嫌钱少!”厂老板一听,气咻咻地吼道,“哼,要加钱,没有!你们辞工好了,想进我这个厂的人多着呢!”说罢,就背转身,踱到办公室里间去了。

一听辞工,有些姐妹就怕了,毕竟还得用这份工资来

养家糊口啊！难道就这么算了！众说纷纭之际，胡焦琴来了，“大家不要辞工。但是也不能便宜了这些资本家，让他们以为穷人就软弱可欺。我们要举行罢工，迫使老板加工钱！”

第二天清晨，厂老板上班来了，忽然发现往日热闹的厂子一片寂静，只有墙上几行醒目的大字：“我们要加工资！厂方一日不答应，我们一日不上班！”“老板，不好了，厂里女工都上县政府请愿去了。”一个狗腿子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

“这群女人们也敢造反！阿三，把她们统统开除！去招一批新的来！”恼羞成怒的老板挥舞着文明棍，暴跳如雷。

“老…老板，杨县长打电话来，请你接！”一个听差急匆匆地来叫他。

一听杨县长，老板的头就大了。这个县长是国民革命军派来的，说话硬梆梆的，从不买老板的帐。“傅老板，工人们闹到我这里来了，我不得不管哪！”电话那头传来他不急不徐的声音。

傅老板有气出不得，支支吾吾道：“县长大人，您看着办吧！”

“那就把津贴提到二角吧。”

老板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裁决。

草帽厂罢工取得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县。上门找胡焦琴解决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胡焦琴从工厂忙到妇女

协会，解除封建包办婚姻，排解家庭纠纷，四处奔波，成了妇女姐妹的贴心人。

胡焦琴因拥护北伐有功，被国民党县党部任命为县立第一小学校长。校内以王秉三为代表的旧势力经常暗中捣乱，她就果断地将王开除出校，大长了革命志气。

正当大革命运动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公然叛变了革命。1927年3月，蒋介石的亲信王俊任宁波防守司令，在城内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宁波《民国日报》社长庄禹梅、总工会主席王鲲、中共宁波地委书记杨眉山等相继被捕。镇海的形势日益紧张，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又开始活跃起来。当时在镇海工作的共产党员，有的因身份暴露而调离，有的因面目较红而暂避，独支书记也离开了镇海。党的工作由谁来做呢？

上级党组织找到了胡焦琴。她毅然领命，勇敢地挑起了革命的重担，在虎口里坚持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进步县长杨继业被调离，镇海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胡焦琴虽然巧妙地避过了第一次“清党”，但要公开领导群众活动已不可能，她就以县党部执委、妇女部长的身份团结各方力量，召集秘密会议，进行反蒋斗争。她还尽力保护革命同志，使他们免遭不测。原来国民革命军派来的县长杨继业、公安局长蒋歌薰，在胡焦琴的影响下，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杨调走后，蒋受到监视，地方恶势力企图加害于他。胡焦琴得讯后，立即找来共

产党员陈坤良，与他作了商量和布置。当夜，陈坤良带着她给上海党组织的信，护送蒋歌薰从石塘下包家下船，辗转舟山，抵达上海，安然脱险。

这一情况被时刻注意胡焦琴行踪的反动派王秉三探知了，他不禁喜上眉梢。眼珠骨碌碌一转，即有了主意。他串通地方上一些反动分子联名向国民党省府告状，谓“该女暗中邀集同党，秘密开会多次，意图捣乱革命后方工作”云云。不久，宁波派来一个叫毛洪度的特派员，以视察工作为名，专门监视胡焦琴。同志们都为她担心，劝她避避风头。她却坦然答道，“革命之花，总是要烈士之血染红的。”她依然进行秘密活动。

有一天，毛洪度突然闯进她的房间，前言不搭后语的缠着她。胡焦琴勃然作色，沉着脸问他“有何贵干？”毛洪度嬉皮笑脸地凑过来，说道：“毛某非常钦佩胡部长这样的女性，又有学问，又有才干，在镇海实属罕见，想跟你交个朋友，怎样？”

“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出去。”胡焦琴不耐烦的驱逐道。

“不急，不急嘛！”心怀叵测的特务没有捞到东西，哪肯轻易放弃。胡焦琴情急之下，只想着避开这条走狗，哪还记得狗有一副好鼻子！她见毛不走，甩下一句“你自便”，愤愤地走了。

此举正中特务下怀，毛洪度急不可待地在她的房间四处翻动起来，但是扫兴得很，除了一本日记上密密麻麻

记录着一串看不懂的字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反动证据。这家伙为了向上级表功，居然说自己已掌握胡焦琴通共的确凿证据，请求派军警协助缉拿。

6月6日，毛洪度领着一群反动警察包围了第一小学，胡焦琴见他们来势汹汹，便知形势不妙，兀自迎上前去，想来个先发制人。毛洪度死死地盯了她几秒，见胡没反应，就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胡校长，鄙人奉上峰之命，特来缉捕共党疑犯，请您跟我走一趟。”“无凭无据，可以随便拘捕吗？”“证据嘛，一会儿就有了。”毛洪度一挥手，军警们就在焦琴房间内搜寻开了。

“找到了，找到了。”一个军警如获至宝似的叫了起来，他兴冲冲地捧过来一本日记，上面赫然写着：三星期
内打倒蒋介石！

“这怎么解释啊？胡部长？”

望着敌人洋洋得意的神情，胡焦琴捺不住心头怒火，拔出藏在腰际的自卫手枪朝毛洪度打去。“哦哟！”毛洪度捧着鲜血淋淋的手指，吓得连连后退，“快，快把她拿下！”众特务一拥而上，立刻把胡焦琴绑住了。

就这样，胡焦琴被解到了宁波。敌人软硬兼施，她始终没吐露半句党的机密。6月中旬，蒋介石派杨虎来宁波进行第二次“清党”，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开始了。胡焦琴与杨眉山、王鲲、甘汉光、陈良义、吴德元等作为共党要犯，先后被残忍地枪杀了。消息传到镇海，那些平日跟焦琴相熟、受过她帮助的人无不掩面哭泣，至今城内有些老

人还时常提起她。

(潘春芬)

一 只 金 铃 镑

走出肮脏喧嚣的武汉车站，可以看到一座临街双开间茶楼，门面颇有气派，招牌是“永兴茶号”。武汉三镇各大小码头的商贩掮客，在这里进进出出，谈生意做买卖，热闹得很。

这一天，楼上来了位上海老板。他40多岁年纪，留着东洋小胡子，戴漂亮的黑框眼镜，穿一件淡蓝洋缎长袍，气概不俗，举止稳重。身后紧随着一个虎背熊腰的听差。主仆俩在楼梯口显眼处订下一张桌子，坐下喝茶。茶房收了钱，走下楼去。

时候尚早，茶馆里客人不多。站在这老板背后的听差悄声说：“老陈，怎么坐在这么醒目处，特务们可都认识你呀！”

这老板似乎没听到，专注地品着茶。半晌才对着茶碗问：“今天几号了？”

听差回答：“民国19年11月15日。”

“是约定接头的最后一天，决不能错过！”

“可认识你的人很多，街上还贴着捉拿你的布告。”

“豁出去了，多注意观察。打出联络暗号！”

“是！”听差将一把黑纸描金折扇展开一半，放在茶桌上，纸扇上露出半句诗：“隔断红尘……”

这位老板就是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情报员陈寿昌同志。此次他奉党中央密令，前来接收湖南党组织上交中央的大笔经费。几年前他随刘少奇同志在武汉工作过，国民党武汉特务机关正在到处抓他，虽然他化了装，装了小胡子，看上去年龄增加了10多岁，但毕竟风险极大。

茶馆里客人多起来了，掮客们抵头掩嘴，窃窃私语，操四方口音的商贩们高声谈论生意。茶房穿梭般往来招呼。头戴“烧饼帽”的警察不时在门口游游荡荡。陈寿昌装作与警卫员小曹谈生意的样子，但他们四只眼睛，不时在周围搜寻着。

时间已过了11点，这最后一次接头眼看又要落空了。脸上神色气闲的陈寿昌，心里急如火燎。

两位乡村教师模样的中年汉子踱到桌旁，其中一个瞥见了黑纸扇上的半句诗，自言自语道：“隔断红尘三十里，洁风明月两悠悠。”

陈寿昌仔细一看，来人眉目清秀，穿青布袍，后面跟着一位穿藏青布袍手里拎着藤箱的人，心中不禁大喜。他按规定对联络暗号。

“仁兄可知道这是杜甫的名句？”

“不，这是陶渊明的诗！”